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百万朵玫瑰

艾克拜尔·依马木 / 著
多力昆·依克木·齐纳 / 译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二辑

百万朵玫瑰

艾克拜尔·依马木 / 著
多力昆·依克木·齐纳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万朵玫瑰 / 艾克拜尔·依马木著, 多力昆·依克木·齐纳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6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9009-5

I. ①百… II. ①艾…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5133 号

百万朵玫瑰

作者: 艾克拜尔·依马木

译者: 多力昆·依克木·齐纳

责任编辑: 田小爽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谭 杰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76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009-5

定 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艾克拜尔·依马木 维吾尔族，1970年12月5日生于新疆博尔塔拉州博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首批签约作家之一，鲁迅文学院第五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

1993年迄今，在区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近450首、中短篇小说50余部，出版有诗集《最后的机会》，短篇小说集《丢了金鞋的姑娘》，中篇小说集《百万朵玫瑰》《谁没有经历过十八岁》，长篇小说《星星之恋》等。曾获塔里木出版社年度“突出贡献奖”“优秀作家奖”，《536站的雪歌》荣获第十八届“汗腾格里奖”，《蜘蛛的奢华宫殿》荣获第七届“城市文学奖”。剧本《天使母亲》《灰色的太阳》《躲不掉的悲伤》《阎王的早晨》等分别被拍摄成电影、电视剧。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李一鸣 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王锦方

目 录

丢了金鞋的姑娘	1
536 车站的雪歌	23
百万朵玫瑰	37
找寻扎琳娜	114
迪丽拜尔的头骨	158



丢了金鞋的姑娘

你是20世纪丢掉了金鞋的那个姑娘。至少，你是在我心目中丢掉了金鞋的姑娘。不过，在你尚未找到丢失的金鞋之前，你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自己竟然丢了一双金鞋。所以，我不可能向你透露你丢了金鞋的任何信息。

是的，在这个世界里，我有着太多没法说出来的话。这是因为现代人太聪明了，简直无法理喻；他们才不管你是谁，而只关心你的性别；这些人关注的是你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和我俩约会的时候什么也不说是截然不同的。不说话并不代表我没话可说，每当我憧憬约会的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的。我不敢把这些告诉别人，生怕别人会把我当作白痴、疯子。

我们会在大街上不期而遇。这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其实，我会像幽灵一样在你经常出没的地方来回游荡，我的这种“不期而遇”的设计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显现灵光。

自从见了你一面以后，每一个见不到你的日子我就像是被打入大牢的囚徒，被笼罩在思念、痛苦、孤独之中，度日如年。郁闷能让我产生这样的奇想，真不知道你身上有啥魔力！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来，别说一次，你连半次都没有进入我的梦境，而实际上我的心扉早就已经为你敞开，假如说我是黄金铸造的凯旋门，你，就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由眼睛做媒传神，梦应该是精神的寄托吧？我说不清楚。如果梦是由眼睛而进入大脑，再由梦的形式传递到思维里面

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睡觉的时候可能把眼睛闭得太紧了。虽然你没有进入我的酣梦，但你早就进入了我的心空。有时，逼迫自己把你的形状再现在自己面前，找寻虚幻的心灵慰藉的我却承认，现实中真实的你只是一种形状，这种形状完完整整地存在于我的心间。

我不能确定自欺欺人是不是美术，但我不知为什么，总不能满足于心灵里的美容而一味地追求现实里真实的形体，而且心甘情愿地被你的美丽所欺骗，在找寻美丽的道途中接受煎熬。这可能就是我可爱的愚昧之处吧。

不知是哪一位作家先生妄言，说什么现实里没有小说，“真实不是故事”！“现实里没有故事”的第二个体验者可能就是我了！从真实中寻找故事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实际上我们就是故事的本身。罗列许多情节，并加以排列、串接起来大大的没有必要。为什么？那是因为真主已经将我们这样伟大的人类降生到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就是故事。偷吃伊甸园的禁果就是故事的序曲；我们在人间的所有行为就是故事的情节过程。你、我、我们都是故事塑造的具体人物，早在远古的时候，人类就已经发现了地球是一个椭圆形球状物体。这样说来，我们发现了什么？证明了什么？也许，我们能证明的仅仅是彼此的存在！

不知为什么，每次想念你的时候，我感觉内心的光波会变得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在这五颜六色的光波的洗礼下，我仿佛被净化；在五颜六色的光波的沐浴下，我仿佛摆脱了这喧闹的现实；在五颜六色的光波中默默地把你等待，虽然我不明白等待意味着什么。我明白了，等待，实际上是存在和消失之间的一个真空。

在真主面前，人只是一种具体的形状，而在人类面前，人和人却要分成男人和女人，大致形状相同、属性不同的两类动物。这样一来，到底是男人重要，还是女人重要？这个问题和你的左手重要，还是右手重要如出一辙。搞清楚男人重要，或者女人重要，简直就是荒谬可笑，永远没有答案的、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个世界是永恒的、无法弄清楚或说不清楚的神秘世界；无解，这个世界才充满魅力，让人怀揣着无穷的憧憬和向往。诗歌就是一个没有解的形态，而她（诗歌）却以其独特的形式保存到现在。

盘古开天地以来一直到现在，人类开始相互猜忌疏远，把自己置于世界末日的阴影之下，究其原因，还是生存密码被破解的缘故。

水是无色、无味的液态物质，这是人类给水下的最原始，也是最终的定义（或者叫解释），而到了今天，水被污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是因为人类破解了水的密码的缘故。每日清晨，我们爬出暖烘烘的被窝儿，贪婪地吸食着纯洁的空气。那么空气的秘密是什么？

空气？……

空气为什么能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那是因为空气的密码没有被解密！

那么你呢？

我不知道关于你的任何密码。如果我对你下了“非常好”这个定义，那就意味着我将要接受你所有不好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是相互矛盾的统一体。所以，我才能斗胆执笔，对你充满生机活力的美颜妄言、评头论足；而你，总是在和我不期而遇的时候淡淡一笑，擦肩而过。短暂，就像是闪电一样稍纵即逝的残酷。虽然短暂，但在我眼里，瞬若闪电的短暂里，你那浅浅的一笑对我可是一束灿烂鲜艳的鲜花。一束束鲜艳娇嫩的鲜花在我心里烙上了一层一层伤疤。那一刻，留给我的不是花的芬芳，而是我追求的鲜花的利刺。此时此刻的我，陶醉在我追求的那朵芬芳四溢的鲜花的芳香里面不能自拔。现实中，我俩的命运却天各一方。

从物理学原理来解释，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个原理被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有时候我会疑虑重重，难道我们俩是同性不成？据我自己猜测，她目前处在羞涩但内心刚毅的阶段。但我固执地认为我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是年龄上的差异，而且，我觉得你有和我一模一样的认同。也许相爱是真主赐予人类的最甜美、最伟大的惩罚，罪在哪里？这是尚未得到验证的真理。所以，在我眼里，你，还是你。

不过我还是很害怕你为我的密码解锁，我的秘密一旦被你解锁，那将意味着我彻底失败。历史上的那些爱情悲剧就将在我身上重演。我坚信那些流传至今的爱情悲剧、喜恶爱憎的罪魁祸首就是彼此的密码被解锁。

所以，人类里面只会出现学者、科学家，而绝对不会出现圣贤。原因

是我们人类需要对自己定义，喜欢揭开谜底。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原因爱上你的，但我却明确地知道自己已经是你毫无束缚的忠实奴仆。爱情这种情感，是人类能够用语言表达的最完美的情感字符。即便如此，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感觉出自己是你脚下的奴仆，千真万确！我并不是你——一个女子手下的奴隶，我是深埋在心里的、神圣爱情的奴隶！一个女子的性感美一旦体现在了美丽的外表下，那就意味着她已经成为了奴隶主。

世界上最后的巧合——毛毛细雨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的那一天，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那一天的天呈铅色，让人兴奋不起来。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这样，整天都没有好转，大地笼罩在灰蒙之间，显得气喘吁吁，无精打采。大地上的人也和这涂了一层灰漆、没有一片云的天一样，耷拉着一张张难看的脸。还有一些人抬起头厌恶地瞪一瞪这天，继续走自己的路。说真的，那天天没有露出丁点好脸给人看。也是在那一天我才发现，初春的白天即便是太阳不出来，苍天挂上一副难看的脸出来，这一整天照样会继续到黄昏。我觉得这和公鸡不打鸣照样天明是一个道理。

那天，我和她就像是两个多情人做梦一样在文化馆家属院前面邂逅。时间出现了短暂的停顿。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美丽的不期而遇！

那一刻，你甜蜜的一眸让我疯癫。我从你无瑕的眼眸中清晰地看到一个从没有人涉足的无垠的旷野，我从空旷中看到升腾起一条焰烈的火龙，火龙像攀藤，那条火龙紧紧地将我缠绕，顿时间，血液沸腾，滚滚而流的血将我的脸庞烧得通红。我像一条无帆的小舟漂流在鲜红的大海之上……

听说福禄会从天而降，让人防不胜防。也许这是我的福分呢！短暂的刹那我只想到了这么一些。

“你好！”

我为我们之间的陌生架了一座桥，并向前迈出了第一步。环顾两次，我深陷火海之中。可能是出于礼貌，你决定回应一句更礼貌一些：

“还行！”

你的声音是如此的和蔼可亲，犹如一首诗歌。

呜呼……

你的回应让我激动。兴奋的不只是站在你面前的一个人模人样的我，而是无形无状的我的灵魂。那是我作为男人第一次听到自己的灵魂发出狂妄的笑声。

我太高兴了。那不是因为你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而是我听到你回答自己完好无恙！真的很高兴，俨然就是一个毫无理智的痴呆患者的那种兴奋。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第二个人的刺激获得兴奋。我突然感觉到，与其自己哄自己笑，还不如从第二个人那里获得兴奋更开心！同时感觉到的还有布谷鸟的哀鸣为什么那么凄惨，夜莺为什么彻夜啼叫，坠入爱河的人为什么彻夜不眠……

你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照亮了一个诗人的心田，刺激了他的激情。只有在诗面前我才是诗人。我成了你面前的诗歌。实际上你在我心里也是一首美得不能再美的抒情诗。

那天，你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牛仔裤和一件深黄色的羽绒夹克衫，轻描淡写的妆容让我历久不能忘却。绝大多数的女孩浓妆艳抹，我都不记得女孩该是什么肤色，所以，你的淡妆让我眼前一亮；秀发刚好掩盖了玉颈，一分为二地向两边滑落，头发的映衬下，脸庞像一轮初升的满月；刚开始发育的双乳微微耸起，像两朵镶绣在鲜花上的花朵，更是锦上添花。在我的印象中，维吾尔族姑娘都应该是一根乌蛇一样的长辫在背上甩摆，而现在，社会上兴起短发，而且涂染成怪里吧唧的颜色，这恐怕是长发的噩梦吧。也许是麦赫图姆苏拉^①古时候遗漏在小河里的长发的悲剧。有一个男子在小河里捞出麦赫图姆苏拉遗落的长发，这可能就是古人流传给我们的关于长发的传说。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眼中最最标准的维吾尔族姑娘。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寻找过程。而实际情况是，这个世界本就不完整。完整只属于创造了我们人类的创世主！

我们的最终邂逅，发生在那个天色灰蒙且下着毛毛细雨的一天，那

^① 麦赫图姆苏拉：维吾尔族史诗《真铁木勇士》里的人物，真铁木之妹。

天，你不知所措；而我应该，也是必须主动地打破僵局的。这是因为男孩应当勇敢一点，这是人际的普遍规律，在女人的眼里，主动应该是男人的本能。我是男人，我应该主动，这也应该是我的本能。不能犹豫，我必须首先开口才对。怪哉！这怎就成了普遍规律了？也许是万能的真主，首先抓了一把土造就了男人，然后，再抽取男人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女人的缘故吧！

我开口了：

“听到你说自己还好，我非常兴奋。”

“谢谢！”

“我从你骨子里面发现了你的内在美。真的！你很美……我……我不是逢场作戏……”

“很美？什么很美？……”

“天生的美……真的，美若天仙，我保证自己没骗你！”

“你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比喻，这是对创世主的不恭敬！”

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呢，则竭力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我是说对于一个美丽的女孩，就应当把这种美丽说出口来。其实这也没啥错，承认一个人的美丽，也就是认同了造物主的能力。”

你的脸蛋、你的面容、你的眼睛告诉我你很满意。估计你从前也没有这样会意地微笑过、满足过，就像我曾经也有过会心的微笑一样。

“你真会说话！这么一说，我以后都不敢开口说话了！真有意思，我们的世界观却截然相反！”

“这有啥好奇怪的？古人曾说不要与和自己观点相同者辩论。”

“如果观点相同者辩论会是什么结果？”

“社会在矛盾中向前。”

“诗人就是诗人，个个能言善辩！看来我说不过你。”

“你是个消息灵通的人。”

“怎么说？”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诗歌爱好者？”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吟诗。”

“笑掉大牙了吧！”

“哪儿有！我妈对你赞不绝口。”

“是吗？”

“对，你那一次朗诵的是哪一首诗来着？”

“《妈妈的生日》！”

“对对！就是这首！写得特棒！”

“是吗？”

“我难道在胡编乱说？”

“没有没有！没想到你如此直言不讳。”

“再问你一件事儿，怎样的人才能成为诗人？”

“有疯狂追求和执着的爱的人！”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

“你没听说过吗？有爱才有诗！”

“看样子作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以为爱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

“好可笑……”

雨慢慢地停下来。这期间我们聊得很投机。雨停，意味着你要急着回去。我想在你离开之前打听你的名字。

“你叫啥名字？”

“艾齐妮玛！”（佚名、莫名之意。译注）

听到你的名字，我全身都在剧烈颤抖。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过哪一个人会取这样一个名字。从你的名字中，我分明看到一个奇迹，一个生命正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徐徐发芽。

“你呢？你叫什么？”

你的声音击碎了我的遐想。我假装不假思索地回答：

“零！”

“零？”

“是的，我叫零！”

“你的名字的确新奇。看样子你是一个还没有开始，但随时准备起航

状态下的新人!”

我本来是想微笑一下，以示答复的，但没有笑出来。你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微笑了一下，道了别，转过身，像太阳一样朝西边而去。而我则像从你记忆中丢弃的一块无名的物件一样，看着你的背影，愣愣地僵在原地……

之后，我很久都没有再见到你。你像耶稣升天一样在地球上无影无踪。就像基督徒们坚信耶稣还要重生一样，我始终对你的再现坚信不疑。基督徒们对耶稣归来翘首企盼已经太久远太久了，但他们等待的信念丝毫没有减弱，也许人类降生到这个世界只是为等待而来的。所以，我对你的等待也是无休止的。故此，生命中的酸甜交替，在百无聊赖中苦苦等待，强迫自己等待，再等待。在这个世界上，属于我的仅仅是一遍又一遍地回想你的身影。我甚至不能想象没有你，我是怎样一种状况。

爱情是什么？

这个问题和诗一样难解。所以它和诗歌一样在我们心中神圣到现在。我们很难对爱情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可不像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生理上相结合那么简单，这种结合在牲畜中普遍存在，但牲畜之间没有爱情，它们的结合只有，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目的是——繁殖后代。如果人类也和畜生一样以此为目的，人类必将倒退。造物主是多么的英明啊，予以人类最高尚的情感——爱情！世界上的所有发展，包括科学技术的成果，一概都是爱情的功劳，如果不是爱操控着科学技术，人类早已经为自己掘好了坟墓。不信你们看，从牲畜的眼睛里是看不到爱恋的火焰的，欲望的火焰只在人的眼前闪烁。欲火是人类内心世界火热的情感从眼睛喷发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善意和歹毒则决定爱情的纯度。

爱不只是身体的合二为一，而是精神的高度结合。当你萌生了爱的火苗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身体里的所有细胞都会出现一股莫名的舒坦和激动，这时候，人会感觉到兴奋，但就是不知道这个莫名的兴奋来自身体的哪一个器官，这种前所未有的舒坦来自精神，是通过精神传达到人的感觉系统，而不是人身体的某一部位的作用。当你准备给爱情下定义的时候，爱情早已对你做出了判定。

你从我的视野里悄然消失，对我而言，这比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瞬间消失还要恐怖和残酷。为什么这样说？那是因为地球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地球上生存着伟大的人类，没有人类的星球等同于什么都不是！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看起来这句宣言过于神大，要知道我们人类是不愿意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地才变成了地球保护主义者。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纯粹的自私，自私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有一天，我幻想自己死于车祸，围观的人们对倒在血泊里的我的尸体置若罔闻。驾车肇事的司机就是你。

“你有驾照吗？”

这是毫无表情的交通警察机械地提出一系列问题的第一句话。实际上交通事故和驾驶执照没有丝毫的关系，这只是交警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程序。实际上驾驶车辆的是人，而非驾驶执照，驾驶执照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不会把安全行驶当作自己的责任……

我为自己的假设吓了一跳。

有一天，我在闹市里看见了你。突如其来的你让我浑身抖动。你穿着黄色的羽绒夹克衫上衣，仿佛就是太阳下面的一盘向日葵。

我迅速尾随，跟在了你的身后。你站在一个卖胸罩的地摊儿前，看着琳琅满目的胸罩，我站在你身后欣赏着你的身姿。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你长大了！突生此想，我愣住了，难道女孩开始留意胸罩，就是她成熟的标志吗？你突然回过身子，发现了身后的我，淡淡地笑了：

“你好！”

我礼貌地回应。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你又说。

我一时手足无措。这不是在怨我不该出现在卖胸罩的地摊儿前呀！我是多么想表达“看到你我才过来的”，但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句：

“我们总是不期而遇！”

总不能说我每天都在四处找你吧。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我说了估计你也不会相信。

你们女人真怪，明明知道我们男人是在信口雌黄，天花乱坠地说一大堆谎话，可你们却很喜欢听这样的假话，从不认为自己在受骗上当；另外，你们有时候摆出一副很生气的架势，实际上那也是摆做，事实上心底里是很高兴的。当男人有些过激动作的时候，表面上厌恶，实际上是巴不得这个动作再长久一些呢。

“这么久没见到你，忙啥呢？”一边走，我一边问。

“也没啥，就是忙工作呗！”

“唔……”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好像已经在水底下憋了很久似的。说句心里话，我最担心的是怕你说“我结婚了”这几个字，听了你的答复我似死而复生。

“今天你休息是吗？”

“哪里，”你回答得很轻巧，“我下岗了。”

我问你是真的吗，你没有吭声。实际上你是忘掉了真话是什么。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回去了。”

你借口准备离开。我是多么想挽留你，跟你再多待一会儿，但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我在想该怎么办，还没想好，一句话脱口而出：

“那算了！”

哎呀！……

我想迅速堵住我的嘴，但话已经说完了。

嗨，我怎么这么倒霉！……欲盖弥彰，都怪我这张不争气的嘴！

我想明天再和你约会。

“明天有没有啥事儿？”

“怎么讲？”实际上你是想问我“干什么”。

“是这样的……”我不知自己是如何炮制了这样一个理由：

“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庆祝一下！”

“什么？你生日？”

你好像不相信，连问两个为什么。

“对！是真的，明天是我的生日！”

“真奇怪！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巧合。”你好像很吃惊的样子，说。我

没有听出来你的言外之意。这时，你也开口了：

“明天也是我的生日！”

哈哈！天助我也！

明天是你的生日？抑或是为了讨得我的喜欢？我没整清楚，但我的确是为了能与你约会才编出了那个理由。无论是不是生日，但我们既然已经是出生过的人，就让它为我们的约会服务一次，就让我们再出生一次又有何妨！

是不是你先爱上了我，一直以来都不好意思启齿？这也不准。谁知道呢！如果果真是那样，那不是两厢情愿，水到渠成！简直就是天公作美呀！

实际上爱情、谈恋爱这些事儿跟过生日八辈子也绑不到一起，屁关系没有！再说了，过生日嘛，没有必要又是歌又是舞地请来一大堆人大操大办，不就是走向死亡的里程越来越短了嘛！所以说，没有必要整日地把过生日挂到嘴边儿，大操大办没有啥历史依据和现实意义，那只是让别人数一数自己离死亡还剩下几岁罢了。

就这样，我们俩算是同一天出世了。

“太好了。太巧了！”我有些激动，就像明天真的就是自己的生日一样。“明天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谁也不请，就咱俩单独过，你看如何？”

“好！”

你好像是提前预谋好了这个结果一样，爽快地答应了。

我俩相约在孤月音乐餐厅相聚，在鸳鸯宾馆吹彩色蜡烛吃生日蛋糕。

那一夜，是我平生最想入非非的第一个夜晚；也是我第一次在梦中见到你的日子。想到梦中的那个甜蜜，我真想马上跑到你身边熏香，希望你每天都能进入我的梦乡。但回过头再说，那个梦又太恐怖可怕。

梦里，你在吹生日蜡烛的时候死亡。然后你的尸体长出了翅膀，又然后，你变成一只鸟飞向乌黑一片的天空。我好生郁闷，难道人死了，都会化成鸟儿飞走吗？如果我死了，会变成一只什么鸟呢？

有人说梦是左眼看到的真实，又有人说是右眼看到的真实。我是一点